《六祖壇經》

宏聖佛教基金會
金剛山般若學院 恭印

【目　錄】

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略序——唐釋法海撰　3
壇經序——元古筠比丘德異撰　6
行由品第一　8
般若品第二　20
疑問品第三　30
定慧品第四　35
坐禪品第五　38
懺悔品第六　40
機緣品第七　48
頓漸品第八　65
護法品第九　72
付囑品第十　75
跋——元南海釋宗寶　90

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略序

唐 釋法海 撰

大師名惠能。父盧氏，諱行瑫。母李氏，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。時毫光騰空，異香滿室。黎明，有二異僧造偈，謂師之父曰：「夜來生兒，專為安名，可上惠下能也。」父曰：「何名惠能？」僧曰：「惠者，以法惠施眾生；能者，能作佛事。」言畢而出，不知所之。師不飲乳，夜遇神人灌以甘露。既長，年二十有四，聞經悟道，往黃梅求印可。五祖器之，付衣法，令嗣祖位；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。

南歸隱遯一十六年。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，會印宗法師，詰論玄奧，印宗悟契師旨。是月十五日，普會四眾，為師薙髮。二月八日，集諸名德，授具足戒，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，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，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，中天者多羅律師為說戒，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。其戒壇，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，立碑曰：「後當有肉身菩薩

於此受戒。」又梁天監元年，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，將彼土菩提樹一株，植此壇畔，亦預誌曰：「後一百七十年，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，度無量眾，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。」師至是祝髮受戒，及與四眾開示單傳之法旨，一如昔讖。

次年春，師辭眾歸寶林，印宗與錙白，送者千餘人，直至曹溪。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，依師而住。師至曹溪寶林，觀堂宇湫隘，不足容眾，欲廣之，遂謁里人陳亞仙曰：「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，得不？」仙曰：「和尚坐具幾許闊？」祖出坐具示之，亞仙唯然。祖以坐具一展，盡罩曹溪四境；四天王現身，坐鎮四方；今寺境有天王嶺，因茲而名。仙曰：「知和尚法力廣大，但吾高祖墳墓並坐此地，他日造塔幸望存留；餘願盡捨，永為寶坊。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，只可平天不可平地。」寺後營建，一依其言。

師遊境內，山水勝處，輒憩止，遂成蘭若一十三所。今日花果院，隸籍寺門。其寶

林道場，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。自南海經曹溪口，掬水而飲，香美，異之，謂其徒曰：「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，溪源上必有勝地，堪為蘭若。」隨流至源上，四顧山水回環，峰巒奇秀，歎曰：「宛如西天寶林山也。」乃謂曹侯村居民曰：「可於此山建一梵剎，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，於此演化，得道者如林，宜號『寶林』。」時韶州牧侯敬中，以其言具表聞奏。上可其請，賜額為「寶林」，遂成梵宮。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。

寺殿前有潭一所，龍常出沒其間，觸撓林木。一日，現行甚巨，波浪洶湧，雲霧陰翳。徒眾皆懼。師叱之曰：「你只能現大身，不能現小身。若為神龍，當能變化，以小現大，以大現小也。」其龍忽沒。俄頃，復現小身，躍出潭面。師展缽試之，曰：「你且不敢入老僧缽盂裡！」龍乃游揚至前，師以缽舀之，龍不能動。師持缽歸堂上，與龍說法，龍遂蛻骨而去。其骨長可七寸，首尾角足皆具，留傳寺門。師後以土石堙其潭，今殿前左側，有鐵塔處是也。

壇經序

元　古筠　比丘德異撰

妙道虛玄，不可思議。忘言得旨，端可悟明。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，拈華於靈山會上。似火與火，以心印心。西傳四七，至菩提達摩，東來此土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有可大師者，首於言下悟入，末上三拜得髓，受衣紹祖，開闡正宗。三傳而至黃梅，會中高僧七百，惟負舂居士，一偈，傳衣為六代祖。

南遯十餘年。一旦，以非風旛動之機，觸開印宗正眼。居士由是祝髮登壇，應跋陀羅懸記，開東山法門。韋使君命海禪者錄其語，目之曰：《法寶壇經》。

大師始於五羊，終至曹溪，說法三十七年。霑甘露味，入聖超凡者，莫記其數。悟佛心宗，行解相應為大知識者，名載《傳鐙》。惟南獄、青原，執侍最久，盡得無巴鼻故。

出馬祖、石頭，機智圓明，玄風大震。乃有臨濟、溈仰、曹洞、雲門、法眼諸公，巍然而出，道德超群，門庭險峻；啟迪英靈衲子，奮志衝關。一門深入，五派同源，歷徧鑪錘，規模廣大。原其五家綱要，盡出《壇經》。

夫《壇經》者，言簡義豐，理明事備，具足諸佛無量法門。一一法門，具足無量妙義；一一妙義，發揮諸佛無量妙理。即彌勒樓閣中；即普賢毛孔中。善入者即同善財，於一念間圓滿功德，與普賢等，與諸佛等。惜乎！《壇經》為後人節略太多，不見六祖大全之旨。德異幼年嘗見古本，自後徧求三十餘載，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，遂刊於吳中休休禪庵，與諸勝士同一受用。惟願開卷舉目，直入大圓覺海，續佛祖慧命無窮，斯余志願滿矣。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，中春日。

六祖大師法寶壇經

門人 法海 編集
後學 德清 勘校

行由品第一

時大師至寶林，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，請師出。於城中大梵寺講堂，為眾開緣說法。師陞座次，刺史官僚三十餘人、儒宗學士三十餘人、僧尼道俗一千餘人，同時作禮，願聞法要。

大師告眾曰：善知識！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善知識！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。

惠能嚴父，本貫范陽，左降流于嶺南，作新州百姓。此身不幸，父又早亡，老母孤遺，移來南海，艱辛貧乏，於市賣柴。時有一客買柴，使令送至客店；客收去，惠能得

錢，却出門外，見一客誦經。惠能一聞經語，心即開悟。遂問：「客誦何經？」客曰：「《金剛經》。」復問：「從何所來，持此經典？」客云：「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，門人一千有餘；我到彼中禮拜，聽受此經。大師常勸僧俗：『但持金剛經，即自見性，直了成佛。』」惠能聞說，宿昔有緣，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，令充老母衣糧，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。

惠能安置母畢，即便辭違，不經三十餘日，便至黃梅，禮拜五祖。祖問曰：「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」惠能對曰：「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。遠來禮師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。」祖言：「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獦獠，若為堪作佛？」惠能曰：「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；獦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」五祖更欲與語，且見徒眾總在左右，乃令隨眾作務。惠能曰：「惠能啟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」祖云：「這獦獠根性大利！汝更勿言，著槽廠去！」惠能退至後院，有一行者，差

惠能破柴踏碓。經八月餘。祖一日忽見惠能曰：「吾思汝之見可用，恐有惡人害汝，遂不與汝言。汝知之否？」惠能曰：「弟子亦知師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覺。」

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，吾向汝說：「世人生死事大；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。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偈，來呈吾看，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，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！不得遲滯！思量即不中用！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。若如此者，輪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。」

眾得處分，退而遞相謂曰：「我等眾人，不須澄心用意作偈，將呈和尚，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，必是他得。我輩謾作偈頌，枉用心力。」諸人聞語，總皆息心，咸言：「我等已後依止秀師，何煩作偈？」

神秀思惟：「諸人不呈偈者，為我與他為教授師，我須作偈，將呈和尚，若不呈偈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？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覓祖即惡，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？若不呈偈，終不得法。大難！大難！」

五祖堂前，有步廊三間，擬請供奉盧珍畫「楞伽經變相」及「五祖血脈圖」，流傳供養。神秀作偈成已，數度欲呈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擬呈不得；前後經四日，一十三度，呈偈不得。秀乃思惟：「不如向廊下書著，從他和尚看見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禮拜，云是秀作；若道不堪，枉向山中數年，受人禮拜，更修何道？」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執燈，書偈於南廊壁間，呈心所見。

偈曰：

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

秀書偈了，便卻歸房，人總不知。秀復思惟：「五祖明日，見偈歡喜，即我與法有緣；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業障重，不合得法。聖意難測！」房中思想，坐臥不安，直至五更。

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，不見自性。天明，祖喚盧供奉來，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，忽見其偈，報言：「供奉卻不用畫，勞爾遠來。」經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但留此偈，與人誦持。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」令門人：「炷香禮敬，盡誦此偈，即得見性。」門人誦偈，皆歎：「善哉！」

祖三更，喚秀入堂，問曰：「偈是汝作否？」秀言：「實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；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」祖曰：「汝作此偈，未見本性，只到門外，未入門內。如此見解，覓無上菩提，了不可得。無上菩提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不生不

滅。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，萬法無滯，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。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汝且去，一兩日思惟，更作一偈，將來吾看；汝偈若入得門，付汝衣法。」神秀作禮而出。又經數日，作偈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猶如夢中，行坐不樂。

復兩日，有一童子於碓坊過，唱誦其偈，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。雖未蒙教授，早識大意。遂問童子曰：「誦者何偈？」童子曰：「爾這獦獠不知，大師言：『世人生死事大，欲得傳付衣法，令門人作偈來看，若悟大意，即付衣法為第六祖。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，大師令人皆誦。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；依此偈修。有大利益。』」

惠能曰：「我亦要誦此，結來生緣。上人！我此踏碓八個餘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。」童子引至偈前禮拜。惠能曰：「惠能不識字，請上人為讀。」時有江

州別駕，姓張，名日用，便高聲讀。惠能聞已，遂言：「亦有一偈，望別駕為書。」別駕言：「汝亦作偈，其事希有！」惠能向別駕言：「欲學無上菩提，不可輕於初學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沒意智。若輕人，即有無量無邊罪。」別駕言：「汝但誦偈，吾為汝書。汝若得法，先須度吾，勿忘此言。」

惠能偈曰：

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

書此偈已，徒眾總驚，無不嗟訝，各相謂言：「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！何得多時，使他肉身菩薩？」祖見眾人驚怪，恐人損害，遂將鞋擦了偈，曰：「亦未見性。」眾以為然。

次日祖潛至碓坊，見能腰石舂米，語曰：「求道之人，為法忘軀，當如是乎？」乃問曰：「米熟也未？」惠能曰：「米熟久矣！猶欠篩在。」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，惠能即會

祖意。

三鼓入室，祖以袈裟遮圍，不令人見，為說《金剛經》。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惠能言下大悟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」。遂啟祖言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！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！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！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！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！」祖知悟本性，謂惠能曰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」

三更受法，人盡不知，便傳頓教及衣缽。云：「汝為第六代祖，善自護念，廣度有情，流布將來，無令斷絕！聽吾偈曰：

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，無情亦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」

祖復曰：「昔達摩大師，初來此土，人未之信，故傳此衣以為信體，代代相承；法則以心傳心，皆令自悟自證。自古佛佛惟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。衣為爭端，止汝勿傳！

若傳此衣，命如懸絲。汝須速去！恐人害汝。」惠能啟曰：「向甚處去？」祖云：「逢懷則止，遇會則藏。」

惠能三更領得衣缽，云：「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」五祖言：「汝不須憂，吾自送汝。」祖相送直至九江驛，祖令上船，五祖把艣自搖。惠能言：「請和尚坐，弟子合搖艣。」祖云：「合是吾渡汝。」惠能云：「迷時師度，悟了自度；度名雖一，用處不同。惠能生在邊方，語音不正，蒙師傳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」祖云：「如是！如是！以後佛法，由汝大行。汝去三年，吾方逝世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。不宜速說，佛法難起。」

惠能辭違祖已，發足南行，兩月中間，至大庾嶺。五祖歸，數日不上堂。眾疑，詣問曰：「和尚少病少惱否？」曰：「病即無，衣法已南矣。」問：「誰人傳授？」曰：「能

者得之。」眾乃知焉。逐後數百人來，欲奪衣缽。

一僧俗姓陳，名惠明，先是四品將軍，性行麤燥；極意參尋。為眾人先，趁及惠能。惠能擲下衣缽於石上，曰：「此衣表信，可力爭耶？」能隱草莽中。惠明至，提掇不動，乃喚云：「行者！行者！我為法來，不為衣來。」惠能遂出，盤坐石上。惠明作禮云：「望行者為我說法。」惠能曰：「汝既為法而來，可屏息諸緣，勿生一念，吾為汝說。」明良久，惠能云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

惠明言下大悟，復問云：「上來密語密意外，還更有密意否？」惠能云：「與汝說者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，密在汝邊。」明曰：「惠明雖在黃梅，實未省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惠明師也。」惠能曰：「汝若如是，吾與汝同師黃梅，善自護持。」明又問：「惠明今後向甚處去？」惠能曰：「逢袁則止，遇蒙則居。」明禮辭。

明回至嶺下，謂趁眾曰：「向陟崔嵬，竟無蹤跡。當別道尋之。」趁眾咸以為然，惠明後改「道明」，避師上字。

惠能後至曹溪，又被惡人尋逐，乃於四會，避難獵人隊中。凡經一十五載，時與獵人隨宜說法。獵人常令守網，每見生命，盡放之。每至飯時，以菜寄煮肉鍋；或問，則對曰：「但喫肉邊菜。」

一日思惟：「時當弘法，不可終遯。」遂出至廣州法性寺；值印宗法師講《涅槃經》。時有風吹旛動，一僧曰：「風動」，一僧曰：「旛動」，議論不已。惠能進曰：「不是風動，不是旛動，仁者心動。」一眾駭然。

印宗延至上席，徵詰奧義，見惠能言簡理當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「行者定非常人！久

聞黃梅衣法南來，莫是行者否？」惠能曰：「不敢。」宗於是作禮，告請「傳來衣缽，出示大眾。」宗復問曰：「黃梅付囑，如何指授？」惠能曰：「指授即無，惟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。」宗曰：「何不論禪定解脫？」惠能曰：「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」宗又問：「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」惠能曰：「法師講《涅槃經》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：『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，及一闡提等，當斷善根佛性否？』佛言：『善根有二，一者常，二者無常。』佛性非常非無常，是故不斷，名為不二；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蘊之與界，凡夫見二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。無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」印宗聞說，歡喜合掌，言：「某甲講經，猶如瓦礫；仁者論義，猶如真金。」於是為惠能剃髮，願事為師。惠能遂於菩提樹下，開東山法門。

惠能於東山得法，辛苦受盡，命似懸絲。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，莫非累劫之緣！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，同種善根，方始得聞如上頓教，得法之因。教是

先聖所傳，不是惠能自智。願聞先聖教者，各令淨心。聞了各自除疑。如先代聖人無別。

一眾聞法，歡喜作禮而退。

般若品第二

次日，韋使君請益，師陞座，告大眾曰：總淨心念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！」。復云：

善知識！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緣心迷不能自悟。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！當知愚人智人，佛性本無差別；只緣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吾今為說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。志心諦聽！吾為汝說。

善知識！世人終日口念般若，不識自性般若，猶如說食不飽。口但說空，萬劫不得見性，終無有益。善知識！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。此須心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電；口念心行，則心口相應。本性是佛，離性無別佛。何名摩訶？摩訶是大。心量廣大，猶如虛空，無有邊畔，亦無方圓大小，亦非青黃赤白，亦無上下長短，亦無瞋無喜、無是無非、無善無惡、無有頭尾。諸佛剎土，盡同虛空。世人妙性本空，無有一法可得；自性真空，亦復如是。

善知識！莫聞吾說空，便即著空！第一，莫著空！若空心靜坐，即著無記空。

善知識！世界虛空，能含萬物色像；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源溪澗，草木叢林，惡人善人，惡法善法，天堂地獄，一切大海，須彌諸山，總在空中。世人性空，亦復如是。

善知識！自性能含萬法是大，萬法在諸人性中。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，盡皆不取不捨，亦不染著，心如虛空，名之為大，故曰摩訶。

善知識！迷人口說，智者心行。又有迷人，空心靜坐，百無所思，自稱為大。此一輩人，不可與語，為邪見故。

善知識！心量廣大，遍周法界。用即了了分明，應用便知一切。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。去來自由，心體無滯，即是般若。

善知識！一切般若智，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，莫錯用意，名為真性自用。一真一切真。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。口莫終日說空！心中不修此行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，終不可得。非吾弟子！

善知識！何名般若？般若者，唐言智慧也。一切處所，一切時中，念念不愚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愚即般若絕，一念智即般若生。世人愚迷，不見般若，口說般若，心中常愚。常自言我修般若；念念說空，不識真空。般若無形相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。

何名波羅蜜？此是西國語，唐言到彼岸，解義離生滅。著境生滅起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為此岸；離境無生滅，如水常通流，即名為彼岸；故號波羅蜜。

善知識！迷人口念，當念之時，有妄有非。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。不修，即凡；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

善知識！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後念悟即佛；前念著境即煩惱，

後念離境即菩提。

善知識！摩訶般若波羅蜜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無住無往亦無來，三世諸佛從中出。當用大智慧，打破五蘊煩惱塵勞。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變三毒為戒定慧。

善知識！我此法門，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。何以故？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。若無塵勞，智慧常現，不離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無念。無憶無著，不起誑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觀照。於一切法，不取不捨，即是見性成佛道。

善知識！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，須修般若行，持誦《金剛般若經》。即得見性。當知此經功德，無量無邊；經中分明讚歎，莫能具說。此法門是最上乘，為大智人說，為上根人說。小根小智人聞，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，城邑聚

落，悉皆漂流，如漂棄葉；若雨大海，不增不減。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聞說《金剛經》，心開悟解。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；自用智慧，常觀照故，不假文字。譬如雨水，不從无有，元是龍能興致，令一切眾生、一切草木、有情無情，悉皆蒙潤。百川眾流，卻入大海，合為一體；眾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復如是。

善知識！小根之人，聞此頓教，猶如草木，根性小者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長；小根之人，亦復如是。元有般若之智，與大智人更無差別，因何聞法不自開悟？緣邪見障重，煩惱根深，猶如大雲，覆蓋於日，不得風吹，日光不現。般若之智，亦無大小，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。迷心外見，修行覓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開悟頓教，不執外修，但於自心常起正見，煩惱塵勞常不能染，即是見性。

善知識！內外不住，去來自由，能除執心，通達無礙。能修此行，與般若經本無差

別。

善知識！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，大小二乘，十二部經，皆因人置。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。若無世人，一切萬法，本自不有。故知萬法本自人興；一切經書，因人說有。緣其人中，有愚有智，愚為小人，智為大人。愚者問於智人，智者與愚人說法。愚人忽然悟解心開，即與智人無別。

善知識！不悟，即佛是眾生；一念悟時，眾生是佛。故知萬法盡在自心，何不從自心中，頓見真如本性？《菩薩戒經》云：「我本元自性清淨。」若識自心見性，皆成佛道。《淨名經》云：「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。」

善知識！我於忍和尚處，一聞言下便悟，頓見真如本性。是以將此教法流行，令學

道者，頓悟菩提。各自觀心，自見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須覓大善知識，解最上乘法者，直示正路。是善知識有大因緣。所謂化導令得見性。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識能發起故。三世諸佛，十二部經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；不能自悟，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；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，望得解脫者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自心內有知識自悟。若起邪迷，妄念顛倒，外善知識雖有教授，救不可得！若起正真般若觀照，一剎那間，妄念俱滅。若識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

善知識！智慧觀照，內外明徹，識自本心。若識本心，即本解脫。若得解脫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般若三昧即是無念。何名無念？知見一切法，心不染著，是為無念。用即遍一切處，亦不著一切處；但淨本心，使六識出六門，於六塵中無染無雜，來去自由，通用無滯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脫，名無念行。若百物不思，當令念絕，即是法縛，即名邊見。

善知識！悟無念法者，萬法盡通；悟無念法者，見諸佛境界；悟無念法者，至佛地位。

善知識！後代得吾法者，將此頓教法門，於同見同行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，終身而不退者，定入聖位。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，不得匿其正法。若不同見同行，在別法中，不得傳付，損彼前人，究竟無益。恐愚人不解，謗此法門，百劫千生，斷佛種性。

善知識！吾有一無相頌，各須誦取，在家出家，但依此修。若不自修，惟記吾言，亦無有益。聽吾頌曰：

「說通及心通，如日處虛空，唯傳見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。
法即無頓漸，迷悟有遲疾，只此見性門，愚人不可悉。
說即雖萬般，合理還歸一。煩惱暗宅中，常須生慧日。

邪來煩惱至，正來煩惱除，邪正俱不用，清淨至無餘。

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，淨心在妄中，但正無三障。

世人若修道，一切盡不妨。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。

色類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惱。離道別覓道，終身不見道。

波波度一生，到頭還自懊。欲得見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

自若無道心，闇行不見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。

若見他人非，自非卻是左，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過。

但自卻非心，打除煩惱破，憎愛不關心，長伸兩腳臥。

欲擬化他人，自須有方便，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性現。

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；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

正見名出世，邪見名世間；邪正盡打卻，菩提性宛然。

此頌是頓教，亦名大法船。迷聞經累劫，悟則剎那間。」

師復曰：「今於大梵寺，說此頓教，普願法界眾生，言下見性成佛。」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，無不省悟。一時作禮，皆歎：「善哉！何期嶺南有佛出世！」

疑問品第三

一日，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。齋訖，刺史請師陞座，同官僚士庶，肅容再拜。問曰：「弟子聞和尚說法，實不可思議。今有少疑，願大慈悲，特為解說。」師曰：「有疑即問，吾當為說。」韋公曰：「和尚所說，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？」師曰：「是。」公曰：「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，帝問云：『朕一生造寺度僧，布施設齋，有何功德？』達摩言：『實無功德。』弟子未達此理，願和尚為說。」

師曰：「實無功德。勿疑先聖之言！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。造寺度僧，布施設齋，名為求福，不可將福便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」

師又曰：「見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；念念無滯，常見本性真實妙用，名為功德。內心謙下是功，外行於禮是德；自性建立萬法是功，心體離念是德；不離自性是功，應用無染是德；若覓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。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輕，常行普敬。心常輕人，吾我不斷，即自無功；自性虛妄不實，即自無德；為吾我自大，常輕一切故。善知識！念念無間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；自修性是功；自修身是德。善知識！功德須自性內見，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。是以福德與功德別。武帝不識真理，非我祖師有過。」

刺史又問曰：「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，願生西方。請和尚說，得生彼否？願為破疑！」

師言：「使君善聽！惠能與說。世尊在舍衛城中，說西方引化經文，分明去此不遠。若論相說里數，有十萬八千，即身中十惡八邪，便是說遠。說遠為其下根，說近為其上智；人有兩種，法無兩般。迷悟有殊，見有遲疾。迷人念佛求生於彼，悟人自淨其心。所以佛言：『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』使君東方人，但心淨即無罪；雖西方人，心不淨亦有愆。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識身中淨土，願東願西；悟人在處一般。所以佛言：『隨所住處恆安樂。』使君心地但無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遙。若懷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難到。今勸善知識，先除十惡，即行十萬；後除八邪，乃過八千。念念見性，常行平直，到如彈指，便覩彌陀。使君但行十善，何須更願往生？不斷十惡之心，何佛即來迎請？若悟無生頓法，見西方只在剎那；不悟，念佛求生，路遙如何得達？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，目前便見。各願見否？」

眾皆頂禮云：「若此處見，何須更願往生？願和尚慈悲，便現西方，普令得見。」

師言：「大眾！世人自色身是城，眼耳鼻舌是門，外有五門，內有意門。心是地，性是王；王居心地上。性在王在，性去王無。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壞。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！自性迷即是眾生，自性覺即是佛。慈悲即是觀音，喜捨名為勢至。能淨即釋迦，平直即彌陀。人我是須彌，邪心是海水。煩惱是波浪，毒害是惡龍，虛妄是鬼神，塵勞是魚鱉，貪瞋是地獄，愚癡是畜生。善知識！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；除人我，須彌倒；去邪心，海水竭；煩惱無，波浪滅；毒害忘，魚龍絕。自心地上覺性如來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門清淨，能破六欲諸天。自性內照，三毒即除；地獄等罪，一時消滅。內外明徹，不異西方。不作此修，如何到彼？」大眾聞說，了然見性。悉皆禮拜，俱歎：「善哉！」唱言：「普願法界眾生，聞者一時悟解。」

師言：「善知識！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，如東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惡。但心清淨，即是自性西方。」

韋公又問：「在家如何修行？願為教授。」師言：「吾與大眾說無相頌，但依此修，常與吾同處無別。若不依此修，剃髮出家，於道何益？」

頌曰：

「心平何勞持戒？行直何用修禪？恩則孝養父母，義則上下相憐。
讓則尊卑和睦，忍則眾惡無喧。若能鑽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紅蓮。
苦口的是良藥，逆耳必是忠言。改過必生智慧，護短心內非賢。
日用常行饒益，成道非由施錢。菩提只向心覓，何勞向外求玄？
聽說依此修行，天堂只在目前。」

師復曰：「善知識！總須依偈修行，見取自性，直成佛道！法不相待。眾人且散，吾歸曹溪，眾若有疑，卻來相問。」時刺史官僚，在會善男信女，各得開悟，信受奉行。

定慧品第四

師示眾云：善知識！我此法門，以定慧為本。大眾勿迷，言定慧別！定慧一體，不是二。定是慧體，慧是定用；即慧之時定在慧，即定之時慧在定。若識此義，即是定慧等學。諸學道人，莫言先定發慧、先慧發定各別！作此見者，法有二相。口說善語，心中不善；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。若心口俱善，內外一如，定慧即等。自悟修行，不在於諍；若諍先後，即同迷人。不斷勝負，卻增我法，不離四相。善知識！定慧猶如何等？猶如燈光，有燈即光，無燈即暗；燈是光之體，光是燈之用。名雖有二，體本同一。此定慧法，亦復如是。

師示眾云：善知識！一行三昧者，於一切處，行住坐臥，常行一直心是也。《淨名經》云：「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淨土。」莫心行諂曲，口但說直！口說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！

但行直心，於一切法勿有執著。迷人著法相，執一行三昧，直言「常坐不動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」作此解者，即同無情，卻是障道因緣。善知識！道須通流，何以卻滯？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；心若住法，名為自縛。若言常坐不動是，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。卻被維摩詰訶。善知識！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觀靜，不動不起，從此置功。迷人不會，便執成顛，如此者眾。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錯。

師示眾云：善知識！本來正教無有頓漸，人性自有利鈍。迷人漸修，悟人頓契；自識本心，自見本性，即無差別；所以立頓漸之假名。

善知識！我此法門，從上以來，先立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。無相者，於相而離相；無念者，於念而無念；無住者，人之本性。於世間善惡好醜，乃至冤之與親，言語觸刺欺爭之時，並將為空，不思酬害。念念之中，不思前境。若前念今念後念，念

念相續不斷，名為繫縛。於諸法上，念念不住，即無縛也。此是以無住為本。

善知識！外離一切相，名為無相。能離於相，則法體清淨，此是以無相為體。

善知識！於諸境上，心不染，曰無念。於自念上，常離諸境，不於境上生心。若只百物不思，念盡除卻，一念絕即死，別處受生，是為大錯。學道者思之！若不識法意，自錯猶可，更勸他人；自迷不見，又謗佛經。所以立無念為宗。善知識！云何立無念為宗？只緣口說見性，迷人於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見，一切塵勞妄想，從此而生。自性本無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說禍福，即是塵勞邪見。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。

善知識！無者，無何事？念者，念何物？無者，無二相，無諸塵勞之心。念者，念真如本性。真如即是念之體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真如

有性，所以起念；真如若無，眼耳色聲當時即壞。

善知識！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雖有見聞覺知，不染萬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故經云：「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」

坐禪品第五

師示眾云：此門坐禪，元不看心，亦不看淨，亦不是不動。若言看心，心原是妄，知心如幻，故無所看也。若言看淨，人性本淨，由妄念故，蓋覆真如。但無妄想，性自清淨。起心看淨，卻生淨妄，妄無處所，看者是妄。淨無形相，卻立淨相，言是工夫；作此見者，障自本性，卻被淨縛。

善知識！若修不動者，但見一切人時，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，即是自性不動。善知識！迷人身雖不動，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，與道違背。若看心看淨，即障道也。

師示眾云：善知識！何名坐禪？此法門中，無障無礙，外於一切善惡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為坐；內見自性不動，名為禪。善知識！何名禪定？外離相為禪；內不亂為定。外若著相，內心即亂；外若離相，心即不亂。本性自淨自定，只為見境思境即亂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識！外離相即禪，內不亂即定。外禪內定，是為禪定。《菩薩戒經》云：「我本性元自清淨。」善知識！於念念中，自見本性清淨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

懺悔品第六

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，駢集山中聽法，於是陞座告眾曰：「來！諸善知識！此事須從自性中起。於一切時，念念自淨其心，自修自行，見自己法身，見自心佛，自度自戒，始得不假到此。既從遠來，一會於此，皆共有緣。今可各各胡跪！先為傳『自性五分法身香』，次授『無相懺悔』。」眾胡跪。

師曰：

一、戒香：即自心中，無非、無惡、無嫉妒、無貪瞋、無劫害，名戒香。

二、定香：即覩諸善惡境相，自心不亂，名定香。

三、慧香：自心無礙，常以智慧觀照自性，不造諸惡；雖修眾善，心不執著；敬上念下矜恤孤貧；名慧香。

四、解脫香：即自心無所攀緣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自在無礙，名解脫香。

五、解脫知見香：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，不可沉空守寂，即須廣學多聞，識自本心，達諸佛理，和光接物，無我無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易，名解脫知見香。

善知識！此香各自內薰，莫向外覓！今與汝等授「無相懺悔」，滅三世罪。令得三業清淨。

善知識！各隨我語，一時道：「弟子等，從前念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；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弟子等，從前念今念及後念；念念不被憍誑染；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弟子等，從前念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；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」

善知識！已上是為無相懺悔。云何名懺？云何名悔？懺者，懺其前愆；從前所有惡業，愚迷、憍誑、嫉妒等罪，悉皆盡懺，永不復起，是名為懺。悔者，悔其後過；從今已後，所有惡業，愚迷、憍誑、嫉妒等罪，今已覺悟，悉皆永斷，更不復作，是名為悔。故稱懺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懺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後過。以不悔故，前罪不滅，後過又生。前罪既不滅，後過復又生。何名懺悔？

善知識！既懺悔已，與善知識發「四弘誓願」，各須用心正聽：「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，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；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，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。」

善知識！大家豈不道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？恁麼道，且不是惠能度。善知識！心中眾生，所謂邪迷心、誑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惡毒心，如是等心，盡是眾生；各須自性自度，是名真度。

何名「自性自度」？即自心中邪見、煩惱、愚癡眾生，將正見度。既有正見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，各各自度，邪來正度，迷來悟度，愚來智度，惡來善度，如是度者，名為真度。

又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將自性般若智，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。又，法門無盡誓願學，須自見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學。又，無上佛道誓願成，既常能下心，行於真正，離迷離覺，常生般若，除真除妄，即見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。常念修行，是願力法！

善知識！今發四弘願了，更與善知識授「無相三歸依戒」。

善知識！歸依覺，兩足尊；歸依正，離欲尊；歸依淨，眾中尊。

從今日去，稱覺為師，更不歸依邪魔外道！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。勸善知識，歸依自性三寶：佛者，覺也；法者，正也；僧者，淨也。自心歸依覺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離財色，名兩足尊。自心歸依正，念念無邪見，以無邪見故，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，名離欲尊。自心歸依淨，一切塵勞愛欲境界，自性皆不染著，名眾中尊。若修此行，是自歸依。凡夫不會，從日至夜，受三歸戒；若言歸依佛，佛在何處？若不見佛，憑何所歸？言卻成妄。

善知識！各自觀察，莫錯用心！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，不言歸依他佛。自佛不歸，無所依處。今既自悟，各須歸依自心三寶！內調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歸依也。善知識！既歸依自三寶竟，各各志心，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，令汝等見三身，了然自悟自性。總隨我道：「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，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，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。」

善知識！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歸。向者三身佛，在自性中，世人總有。為自心迷，不見內性；外覓三身如來，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。汝等聽說！令汝等於自身中，見自性有三身佛。此三身佛，從自性生，不從外得。

何名「清淨法身佛」？世人性本清淨，萬法從自性生。思量一切惡事，即生惡行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。如是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常清，日月常明，為浮雲蓋覆，上明下暗；忽遇風吹雲散，上下俱明，萬象皆現。世人性常浮游，如彼天雲。善知識！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常明；於外著境，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，不得明朗。若遇善知識，聞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內外明徹，於自性中，萬法皆現。見性之人，亦復如是。此名清淨法身佛。

善知識！自心歸依自性，是歸依真佛。自歸依者，除卻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諂

曲心、吾我心、誑妄心、輕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見心、貢高心，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；常自見己過，不說他人好惡，是自歸依。常須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見性通達，更無滯礙，是自歸依。

何名「圓滿報身」？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滅萬年愚。莫思向前，已過不可得；常思於後，念念圓明，自見本性。善惡雖殊，本性無二；無二之性，名為實性。於實性中，不染善惡，此名圓滿報身佛。自性起一念惡，滅萬劫善因；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恆沙惡盡。直至無上菩提，念念自見，不失本念，名為報身。

何名「千百億化身」？若不思萬法，性本如空；一念思量，名為變化。思量惡事，化為地獄；思量善事，化為天堂；毒害，化為龍蛇；慈悲，化為菩薩；智慧，化為上界；愚癡，化為下方。自性變化甚多，迷人不能省覺，念念起惡，常行惡道，回一念善，智

慧即生。此名自性化身佛。

善知識！法身本具。念念自性自見，即是報身佛；從報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。自悟自修自性功德，是真歸依。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宅舍，不言歸依也。但悟自性三身，即識自性佛。

吾有一無相頌，若能誦持，言下令汝積劫迷罪，一時消滅。

頌曰：

「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；布施供養福無邊，心中三惡元來造。擬將修福欲滅罪，後世得福罪還在；但向心中除罪緣，各自性中真懺悔。忽悟大乘真懺悔，除邪行正即無罪。學道常於自性觀，即與諸佛同一類。吾祖唯傳此頓法，普願見性同一體。若欲當來覓法身，離諸法相心中洗。努力自見莫悠悠，後念忽絕一世休！若悟大乘得自性，虔誠合掌至心求。」

師言：「善知識！總須誦取，依此修行。言下見性，雖去吾千里，如常在吾邊；於此言下不悟，即對面千里，何勤遠來？珍重好去！」一眾聞法，靡不開悟，歡喜奉行。

機緣品第七

師自黃梅得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無知者。時有儒士劉志略，禮遇甚厚。志略有姑為尼，名無盡藏，常誦大涅槃經。師暫聽，即知妙義，遂為解說。尼乃執卷問字，師曰：「字即不識，義即請問。」尼曰：「字尚不識，焉能會義？」師曰：「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。」尼驚異之，遍告里中耆德云：「此是有道之士，宜請供養。」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，競來瞻禮。時寶林古寺，自隋末兵火，已廢。遂於故基，重建梵宇，延師居之；俄成寶坊。師住九月餘日，又為惡黨尋逐，師乃遁於前山；被其縱火焚草木，師隱

身挨入石中得免。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，因名「避難石」。師憶五祖「懷會止藏」之囑，遂行隱於二邑焉。

僧法海，韶州曲江人也。初參祖師，問曰：「即心即佛，願垂指諭。」師曰：「前念不生即心，後念不滅即佛；成一切相即心，離一切相即佛。吾若具說，窮劫不盡。聽吾偈曰：

即心名慧，即佛乃定；定慧等持，意中清淨。
悟此法門，由汝習性。用本無生，雙修是正。」

法海言下大悟，以偈讚曰：

「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；我知定慧因，雙修離諸物。」

僧法達，洪州人，七歲出家，常誦《法華經》。來禮祖師，頭不至地。祖訶曰：「禮不投地，何如不禮？汝心中必有一物。蘊習何事耶？」曰：「念《法華經》已及三千部。」祖曰：「汝若念至萬部，得其經意，不以為勝，則與吾偕行。汝今負此事業，都不知過！聽吾偈曰：

禮本折慢幢，頭奚不至地？有我罪即生，亡功福無比。」

師又曰：「汝名甚麼？」曰：「法達。」師曰：「汝名法達，何曾達法？」復說偈曰：

汝今名法達，勤誦未休歇；空誦但循聲，明心號菩薩。

汝今有緣故，吾今為汝說，但信佛無言，蓮華從口發。」

達聞偈，悔謝曰：「而今而後，當謙恭一切。弟子誦《法華經》，未解經義，心常有疑。和尚智慧廣大，願略說經中義理。」

師曰：「法達！法即甚達，汝心不達；經本無疑，汝心自疑。汝念此經，以何為宗？」達曰：「學人根性闇鈍，從來但依文誦念，豈知宗趣？」師曰：「吾不識文字，汝試取經誦一遍，吾當為汝解說。」法達即高聲念經，至譬喻品，師曰：「止！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，縱說多種譬喻，亦無越於此。何者因緣？經云：『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』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見也。

世人外迷著相，內迷著空。若能於相離相，於空離空，即是內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開，是為開佛知見。佛，猶覺也；分為四門：開覺知見，示覺知見，悟覺知見，入覺知見。若聞開示，便能悟入，即覺知見，本來真性而得出現。汝慎勿錯解經意！見他道開、示、悟、入，自是佛之知見，我輩無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謗經毀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見，何用更開？汝今當信：佛知見者，只汝自心，更無別佛。蓋為一切眾生，自蔽光明，貪愛塵境，外緣內擾，甘受驅馳；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，種種苦口，勸令寢

息，莫向外求，與佛無二。故云開佛知見。

吾亦勸一切人，於自心中，常開佛之知見。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惡，貪瞋嫉妒，諂佞我慢，侵人害物，自開眾生知見。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觀照自心，止惡行善，是自開佛之知見。汝須念念開佛知見，勿開眾生知見！開佛知見，即是出世；開眾生知見，即是世間。汝若但勞勞執念，以為功課者，何異犛牛愛尾？」達曰：「若然者，但得解義，不勞誦經耶？」師曰：「經有何過？豈障汝念？只為迷悟在人，損益由己。口誦心行，即是轉經；口誦心不行，即是被經轉。聽吾偈曰：

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。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讎家。
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有無俱不計，常御白牛車。」

達聞偈，不覺悲泣，言下大悟，而告師曰：「法達從昔已來，實未曾轉法華，乃被法

華轉。」」再啟曰：「經云：『諸大聲聞，乃至菩薩，皆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。』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名佛之知見；自非上根，未免疑謗。又經說三車，羊鹿牛車，與白牛之車，如何區別？願和尚再垂開示。」」

師曰：「經意分明，汝自迷背！諸三乘人，不能測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！饒伊盡思共推，轉加懸遠。佛本為凡夫說，不為佛說，此理若不肯信者，從他退席。殊不知坐卻白牛車，更於門外覓三車。況經文明向汝道：『唯一佛乘，無有餘乘；若二若三，乃至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譬喻言詞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。』汝何不省？三車是假，為昔時故；一乘是實，為今時故。只教汝去假歸實，歸實之後，實亦無名。應知所有珍財，盡屬於汝，由汝受用；更不作父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無用想，是名持《法華經》。從劫至劫，手不釋卷；從晝至夜，無不念時也。」」

達蒙啟發，踴躍歡喜，以偈讚曰：

「經誦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；未明出世旨，寧歇累生狂？

羊鹿牛權設，初中後善揚。誰知火宅內，元是法中王？」

師曰：「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。」達從此領玄旨，亦不輟誦經。

僧智通，壽州安豐人。初看《楞伽經》約千餘遍，而不會三身四智，禮師求解其義。師曰：「三身者：清淨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離本性，別說三身，即名有身無智；若悟三身無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聽吾偈曰：

自性具三身，發明成四智；不離見聞緣，超然登佛地。

吾今為汝說，諦信永無迷。莫學馳求者，終日說菩提！」

通再啟曰：「四智之義，可得聞乎？」師曰：「既會三身，便明四智，何更問耶？若離三身，別談四智，此名有智無身；即此有智，還成無智。」復說偈曰：

「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，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。
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用名言無實性；若於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」

（如上，轉識為智也。教中云：「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，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，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。雖六七因中轉，五八果上轉，但轉其名，而不轉其體也。」）

通頓悟性智，遂呈偈曰：

「三身元我體，四智本心明；身智融無礙，應物任隨形。
起修皆妄動，守住匪真精；妙旨因師曉，終亡染污名。」

僧智常，信州貴谿人，髫年出家，志求見性。一日參禮，師問曰：「汝從何來？欲求何事？」曰：「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，禮大通和尚，蒙示見性成佛之義，未決狐疑。遠來投禮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」師曰：「彼有何言句？汝試舉看。」曰：「智常到彼，凡經三月，未蒙示誨。為法切故，一夕獨入丈室，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？大通乃曰『汝見虛空否？』對曰：『見。』彼曰：『汝知虛空有相貌否？』對曰：『虛空無形，有何相貌？』彼曰：『汝之本性，猶如虛空。了無一物可見，是名正見；無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無有青黃長短，但見本源清淨，覺體圓明，即名見性成佛，亦名如來知見。』學人雖聞此說，猶未決了，乞和尚開示。」師曰：「彼師所說，猶存見知，故令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：

不見一法存無見，大似浮雲遮日面；不知一法守空知，還如太虛生閃電。

此之知見瞥然興，錯認何曾解方便？汝當一念自知非，自己靈光常顯現。」

常聞偈已，心意豁然，乃述偈曰：

「無端起知見，著相求菩提；情存一念悟，寧越昔時迷？

自性覺源體，隨照枉遷流；不入祖師室，茫然趣兩頭。」

智常一日問師曰：「佛說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，弟子未解，願為教授。」師曰：「汝觀自本心，莫著外法相！法無四乘，人心自有等差：見聞轉誦是小乘，悟法解義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；萬法盡通，萬法俱備，一切不染，離諸法相，一無所得，名最上乘。乘是行義，不在口爭。汝須自修，莫問吾也！一切時中，自性自如。」常禮謝，執侍，終師之世。

僧志道，廣州南海人也。請益曰：「學人自出家，覽《涅槃經》十載有餘，未明大意，願和尚垂誨。」師曰：「汝何處未明？」曰：「『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』於此疑惑。」

師曰：「汝作麼生疑？」曰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二身，謂色身法身也。色身無常，有生有滅；法身有常，無知無覺。經云：『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』者，不審何身寂滅？何身受樂？若色身者，色身滅時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樂。若法身寂滅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誰當受樂？又法性是生滅之體，五蘊是生滅之用；一體五用，生滅是常；生則從體起用，滅則攝用歸體。若聽更生，即有情之類，不斷不滅。若不聽更生，則永歸寂滅，同於無情之物。如是，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，尚不得生，何樂之有？」

師曰：「汝是釋子，何習外道斷常邪見，而議最上乘法？據汝所說，即色身外別有法身，離生滅求於寂滅；又推涅槃常樂，言有身受用。斯乃執吝生死，耽著世樂。汝今當知！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，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；好生惡死，念念遷流，不知夢幻虛假，枉受輪迴；以常樂涅槃，翻為苦相，終日馳求。佛愍此故，乃示涅槃真樂。剎那無有生相，剎那無有滅相，更無生滅可滅，是則寂滅現前；當現前時，亦無現

前之量，乃謂常樂。此樂無有受者，亦無不受者。豈有一體五用之名？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？斯乃謗佛毀法！」

聽吾偈曰：

「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；凡愚謂之死，外道執為斷。
諸求二乘人，目以為無作；盡屬情所計，六十二見本。
妄立虛假名，何為真實義？惟有過量人，通達無取捨。
以知五蘊法，及以蘊中我，外現眾色像，一一音聲相；
平等如夢幻，不起凡聖見，不作涅槃解，二邊三際斷。
常應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；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。
劫火燒海底，風鼓山相擊，真常寂滅樂，涅槃相如是。
吾今強言說，令汝捨現見。汝勿隨言解，許汝知少分。」

志道聞偈大悟，踴躍作禮而退。

行思禪師，生吉州安城劉氏，聞曹溪法席盛化，徑來參禮，遂問曰：「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？」師曰：「汝曾作甚麼來？」曰：「聖諦亦不為。」師曰：「落何階級？」曰：「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？」師深器之，令思首眾。一日，師謂曰：「汝當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！」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青原山，弘法紹化。謚弘濟禪師。

懷讓禪師，金州杜氏子也。初謁嵩山安國師，安發之曹溪參叩。讓至，禮拜。師曰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嵩山。」師曰：「甚麼物恁麼來？」曰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師曰：「還可修證否？」曰：「修證即不無，污染即不得。」師曰：「只此不污染，諸佛之所護念。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西天般若多羅讖：『汝足下出一馬駒，踏殺天下人。』應在汝心，不須速說。」讓豁然契會，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，日臻玄奧。後往南嶽，大闡禪宗。敕謚大慧禪師。

永嘉玄覺禪師，溫州戴氏子。少習經論，精天臺止觀法門。因看《維摩經》，發明心地。偶師弟子玄策相訪，與其劇談，出言暗合諸祖。策云：「仁者得法師誰？」曰：「我聽方等經論，各有師承；後於《維摩經》，悟佛心宗，未有證明者。」策云：「威音王已前即得。威音王已後，無師自悟，盡是天然外道。」曰：「願仁者為我證據。」策云：「我言輕。曹溪有六祖大師，四方雲集，並是受法者。若去，則與偕行。」覺遂同策來參，繞師三匝，振錫而立。

師曰：「夫沙門者，具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。大德自何方而來，生大我慢？」覺曰：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」師曰：「何不體取無生，了無速乎？」曰：「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。」師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」玄覺方具威儀禮拜，須臾告辭。師曰：「返太速乎？」曰：「本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」師曰：「誰知非動？」曰：「仁者自生分別。」師曰：「汝甚得無生之意。」曰：「無生豈有意耶？」師曰：「無意誰當分別？」曰：「分別亦非意。」師

曰：「善哉！少留一宿！」時謂一宿覺。後著證道歌，盛行於世，謚曰無相大師，時稱為真覺焉。

禪者智隍，初參五祖，自謂已得正受；庵居長坐，積二十年。師弟子玄策，遊方至河朔，聞隍之名，造庵問云：「汝在此作甚麼？」隍曰：「入定。」策云：「汝云入定，為有心入耶？為無心入耶？若無心入者，一切無情草木瓦石，應合得定；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含識之流，亦應得定。」隍曰：「我正入定時，不見有有無之心。」策云：「不見有有無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」隍無對，良久，問曰：「師嗣誰耶？」策云：「我師曹溪六祖。」隍云：「六祖以何為禪定？」策云：「我師所說：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。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；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亂。禪性無住，離住禪寂；禪性無生，離生禪想；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」

隍聞是說，徑來謁師。師問云：「仁者何來？」隍具述前緣。師云：「誠如所言，汝但心如虛空，不著空見；應用無礙，動靜無心；凡聖情忘，能所俱泯；性相如如，無不定時也。」隍於是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，都無影響。其夜，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：「隍禪師今日得道！」隍後禮辭，復歸河北，開化四眾。

一僧問師云：「黃梅意旨，甚麼人得？」師云：「會佛法人得。」僧云：「和尚還得否？」師云：「我不會佛法。」

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，而無美泉，因至寺後五里許，見山林鬱茂，瑞氣盤旋，師振錫卓地，泉應手而出，積以為池，乃跪膝浣衣石上。忽有一僧來禮拜，云：「方辯，是西蜀人。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，囑方辯：「速往唐土！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，見傳六代，於韶州曹溪，汝去瞻禮！」方辯遠來，願見我師傳來衣缽。師乃出示，次問：

「上人攻何事業？」曰：「善塑。」師正色曰：「汝試塑看。」辯罔措。過數日，塑就真相，可高七寸，曲盡其妙。師笑曰：「汝只解塑性，不解佛性。」師舒手摩方辯頂，曰：「永為人天福田！」師仍以衣酬之。辯取衣分為三，一披塑像，一自留，一用椶裹瘞地中。誓曰：「後得此衣，乃吾出世住持於此，重建殿宇。」（宋嘉祐八年，有僧惟先，修殿掘地，得衣如新；像在高泉寺，祈禱輒應。）

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：

「臥輪有伎俩，能斷百思想；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。」

師聞之，曰：「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繫縛。」因示一偈曰：

「惠能沒伎俩，不斷百思想；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？」

頓漸品第八

時祖師居曹溪寶林，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；於時兩宗盛化，人皆稱南能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。而學者莫知宗趣。師謂眾曰：「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；法即一種，見有遲疾。何名頓漸？法無頓漸；人有利鈍，故名頓漸。」然秀之徒眾，往往譏南宗祖師：「不識一字，有何所長？」秀曰：「他得無師之智，深悟上乘，吾不如也。且吾師五祖，親傳衣法，豈徒然哉？吾恨不能遠去親近，虛受國恩。汝等諸人，毋滯於此！可往曹溪參決！」

一日，命門人志誠曰：「汝聰明多智，可為吾到曹溪聽法；若有所聞，盡心記取，還為吾說。」志誠稟命至曹溪，隨眾參請，不言來處。時祖師告眾曰：「今有盜法之人，潛在此會。」志誠即出禮拜，具陳其事。師曰：「汝從玉泉來，應是細作。」對曰：「不是。」

師曰：「何得不是？」對曰：「未說即是，說了不是。」師曰：「汝師若為示眾？」對曰：「常指誨大眾，住心觀淨，長坐不臥。」師曰：「住心觀淨，是病非禪。常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聽吾偈曰：

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；一具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？」

志誠再拜曰：「弟子在秀大師處，學道九年，不得契悟；今聞和尚一說，便契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為教示。」師曰：「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，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？與吾說看！」誠曰：「秀大師說：『諸惡莫作名為戒，諸善奉行名為慧，自淨其意名為定。』彼說如此。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？」

師曰：「吾若言有法與人，即為誑汝；但且隨方解縛，假名三昧。如汝師所說戒定慧，實不可思議。吾所見戒定慧又別。」志誠曰：「戒定慧只合一種，如何更別？」師曰：「

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，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；悟解不同，見有遲疾。汝聽吾說！與彼同否？吾所說法，不離自性；離性說法，名為相說，自性常迷。須知一切萬法，皆從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。聽吾偈曰：

心地無非自性戒，心地無癡自性慧，心地無亂自性定；
不增不減自金剛，身去身來本三昧。」

誠聞偈，悔謝，乃呈一偈曰：

「五蘊幻身，幻何究竟？迴趣真如，法還不淨！」師然之。

復語誠曰：「汝師戒定慧，勸小根智人；吾戒定慧，勸大根智人。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脫知見；無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萬法。若解此意，亦名佛身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脫知見。見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。去來自由，無滯無礙；應用

隨作，應語隨答，普見化身，不離自性，即得『自在神通，遊戲三昧』，是名見性。」

志誠再啟師曰：「如何是不立義？」師曰：「自性無非、無癡、無亂，念念般若觀照，常離法相，自由自在。縱橫盡得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頓悟頓修，亦無漸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。諸法寂滅，有何次第？」志誠禮拜，願為執侍，朝夕不懈。（誠，吉州太和人也。）

僧志徹，江西人，本姓張，名行昌；少任俠。自南北分化，二宗主雖亡彼我，而徒侶競起愛憎。時北宗門人，自立秀師為第六祖，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，乃囑行昌來刺師。師心通，預知其事，即置金十兩於座間。時夜暮，行昌入祖室，將欲加害，祖舒頸就之，行昌揮刃者三，悉無所損。師曰：「正劍不邪，邪劍不正；只負汝金，不負汝命。」行昌驚仆，久而方蘇，求哀悔過，即願出家。師遂與金，言：「汝且去！恐徒眾翻害於汝。汝可他日易形而來，吾當攝受。」行昌稟旨宵遁；後投僧出家，具戒精進。

一日，憶師之言，遠來禮覲。師曰：「吾久念汝，汝來何晚？」曰：「昨蒙和尚捨罪，今雖出家苦行，終難報德。其惟傳法度生乎？弟子常覽《涅槃經》，未曉常無常義，乞和尚慈悲，略為解說。」師曰：「無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」曰：「和尚所說，大違經文。」師曰：「吾傳佛心印，安敢違於佛經？」曰：「經說佛性是常，和尚卻言無常；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，皆是無常，和尚卻言是常；此即相違，令學人轉加疑惑。」師曰：「《涅槃經》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，便為講說，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。乃至為汝，終無二說。」曰：「學人識量淺昧，願和尚委曲開示。」

師曰：「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說甚麼善惡諸法？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，故吾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又，一切諸法若無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；故吾說常者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。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，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，共成八倒，故於涅槃了義教中，破彼偏見，而顯說真常、真樂、真

我、真淨。汝今依言背義，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，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；縱覽千遍。有何所益？」行昌忽然大悟，說偈曰：

「因守無常心，佛說有常性；不知方便者，猶舂池拾礫。
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現前；非師相授與，我亦無所得。」

師曰：「汝今徹也，宜名志徹。」徹禮謝而退。

有一童子，名神會，襄陽高氏子，年十三，自玉泉來參禮。師曰：「知識！遠來艱辛！還將得本來否？若有本，則合識主，試說看！」會曰：「以無住為本，見即是主。」師曰：「這沙彌爭合取次語！」會乃問曰：「和尚坐禪，還見不見？」師以拄杖打三下，云：「吾打汝是痛不痛？」對曰：「亦痛亦不痛。」師曰：「吾亦見亦不見。」神會問：「如何是亦見亦不見？」

師云：「吾之所見，常見自心過愆，不見他人是非好惡，是以亦見亦不見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木石；若痛，則同凡夫，即起恚恨。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，痛不痛是生滅；汝自性且不見，敢爾弄人？」神會禮拜悔謝。

師又曰：「汝若心迷不見，問善知識覓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見性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見自心，卻來問吾見與不見。吾見自知，豈代汝迷？汝若自見，亦不代吾迷！何不自知自見，乃問吾見與不見？」神會再禮百餘拜，求謝過愆；服勤給侍，不離左右。

一日，師告眾曰：「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，無背無面，諸人還識否？」

神會出曰：「是諸佛之本源，神會之佛性。」師曰：「向汝道無名無字，汝便喚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蓋頭，也只成箇知解宗徒。」祖師滅後，會入京洛，大弘曹溪頓

教，著《顯宗記》，盛行於世，是為荷澤禪師。

師見諸宗難問，咸起惡心，多集座下，愍而謂曰：「學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惡念，應當盡除。無名可名，名於自性；無二之性，是名實性。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，言下便須自見！」諸人聞說，總皆作禮，請事為師。

護法品第九

神龍元年上元日，則天中宗詔云：「朕請安、秀二師，宮中供養；萬幾之暇，每究一乘。二師推讓云：『南方有能禪師，密授忍大師衣法，傳佛心印，可請彼問。』今遣內侍薛簡，馳詔迎請，願師慈念，速赴上京。」師上表辭疾，願終林麓。

薛簡曰：「京城禪德皆云：『欲得會道，必須坐禪習定；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。』未審師所說法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也？經云：『若言如來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』何故？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，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，究竟無證，豈況坐耶？」

簡曰：「弟子回京，主上必問。願師慈悲，指示心要，傳奏兩宮，及京城學道者；譬如一燈，然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明無盡。」師云：「道無明暗，明暗是代謝之義。明明無盡，亦是有盡，相待立名。故《淨名經》云：『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。』」

簡曰：「明喻智慧，暗喻煩惱；修道之人，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，無始生死，憑何出離？」師曰：「煩惱即是菩提，無二無別。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，此是二乘見解，羊鹿等機。上智大根，悉不如是。」

簡曰：「如何是大乘見解？」師曰：「明與無明，凡夫見二；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。無二之性，即是實性。實性者，處凡愚而不減，在賢聖而不增；住煩惱而不亂，居禪定而不寂；不斷不常，不來不去，不在中間及其內外。不生不滅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遷，名之曰道。」

簡曰：「師說不生不滅，何異外道？」師曰：「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，將滅止生，以生顯滅；滅猶不滅，生說不生。我說不生不滅者，本自無生，今亦不滅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淨心體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恆沙。」

簡蒙指教，豁然大悟，禮辭歸闕，表奏師語。其年九月三日，有詔獎諭師曰：「師辭老疾，為朕修道，國之福田！」師若淨名，托疾毘耶！闡揚大乘，傳諸佛心，談不二法。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；朕積善餘慶，宿種善根，值師出世，頓悟上乘。感荷師恩，頂

戴無已！」並奉磨衲袈裟及水晶缽，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，賜師舊居為國恩寺焉。

付囑品第十

師一日喚門人法海、志誠、法達、神會、智常、智通、志徹、志道、法珍、法如等曰：「汝等不同餘人，吾滅度後，各為一方師。

吾今教汝說法，不失本宗。先須舉三科法門，動用三十六對，出沒即離兩邊，說一切法，莫離自性！忽有人問汝法，出語盡雙，皆取對法，來去相因；究竟二法盡除，更無去處。

三科法門者：陰、界、入也。陰是五陰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是也。入是十二入：外六塵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；內六門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也。界是十八界：六塵、六門、六識是也。

自性能含萬法，名含藏識。若起思量，即是轉識。生六識，出六門，見六塵。如是一十八界，皆從自性起用。自性若邪，起十八邪；自性若正，起十八正。若惡用即眾生用，善用即佛用。用由何等，由自性有。

對法，外境。無情五對：天與地對，日與月對，明與暗對，陰與陽對，水與火對；此是五對也。

法相語言十二對：語與法對，有與無對，有色與無色對，有相與無相對，有漏與無

漏對，色與空對，動與靜對，清與濁對，凡與聖對，僧與俗對，老與少對，大與小對；此是十二對也。

自性起用十九對：長與短對，邪與正對，癡與慧對，愚與智對，亂與定對，慈與毒對，戒與非對，直與曲對，實與虛對，險與平對，煩惱與菩提對，常與無常對，悲與害對，喜與瞋對，捨與慳對，進與退對，生與滅對，法身與色身對，化身與報身對；此是十九對也。」

師言：「此三十六對法，若解用，即道貫一切經法，出入即離兩邊。

自性動用，共人言語，外於相離相，內於空離空。若全著相，即長邪見；若全執空，即長無明。執空之人，有謗經，直言不用文字。既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語言，只此語

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直道不立文字。即此不立兩字，亦是文字。見人所說，便即謗他言著文字。汝等須知！自迷猶可，又謗佛經。不要謗經！罪障無數！若著相於外，而作法求真；或廣立道場，說有無之過患；如是之人，累劫不可見性。

但聽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，而於道性窒礙！若聽說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；但依法修行，無住相法施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說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若有人問汝義，問有，將無對；問無，將有對；問凡，以聖對；問聖，以凡對；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。如一問一對，餘問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設有人問：『何名為暗？』答云：『明是因，暗是緣，明沒則暗，以明顯暗，以暗顯明，來去相因，成中道義。』餘問悉皆如此。汝等於後傳法，依此轉相教授，勿失宗旨！」

師於太極元年壬子，延和七月，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，仍令促工。次年夏末，

落成。七月一日，集徒眾曰：「吾至八月，欲離世間。汝等有疑，早須相問，為汝破疑，令汝迷盡。吾若去後，無人教汝。」法海等聞，悉皆涕泣；惟有神會，神情不動亦無涕泣。

師云：「神會小師，卻得善不善等，毀譽不動，哀樂不生。餘者不得，數年山中，竟修何道？汝今悲泣，為憂阿誰？若憂吾不知去處，吾自知去處。吾若不知去處，終不預報於汝。汝等悲泣，蓋為不知吾去處；若知吾去處，即不合悲泣。法性本無生滅去來。汝等盡坐，吾與汝說一偈，名曰真假動靜偈。汝等誦取此偈，與吾意同；依此修行，不失宗旨。」眾僧作禮，請師作偈。偈曰：

「一切無有真，不以見於真；若見於真者，是見盡非真。
若能自有真，離假即心真。自心不離假，無真何處真？
有情即解動，無情即不動；若修不動行，同無情不動。

若見真不動，動上有不動；不動是不動，無情無佛種。能善分別相，第一義不動，但作如此見，即是真如用。報諸學道人，努力須用意！莫於大乘門，卻執生死智！若言下相應，即共論佛義；若實不相應，合掌令歡喜。此宗本無諍，諍即失道意；執逆諍法門，自性入生死。」

時徒眾聞說偈已，普皆作禮。並體師意，各各攝心，依法修行，更不敢諍。乃知大師不久住世，法海上座再拜問曰：「和尚入滅之後，衣法當付何人？」

師曰：「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，鈔錄流行，目曰法寶壇經。汝等守護，遞相傳授，度諸群生；但依此說，是名正法。今為汝等說法，不付其衣。蓋為汝等信根淳熟，決定無疑，堪任大事。然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，衣不合傳。偈曰：

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；一華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

師復曰：「諸善知識！汝等各各淨心，聽吾說法。若欲成就種智，須達一相三昧，一行三昧。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，於彼相中不生憎愛，亦無取捨，不念利益成壞等事。安閑恬靜，虛融澹泊，此名一相三昧。若於一切處，行住坐臥，純一直心，不動道場，真成淨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地有種，含藏長養，成熟其實，一相一行，亦復如是。我今說法，猶如時雨，普潤大地；汝等佛性，譬諸種子，遇茲霑洽，悉皆發生。承吾旨者，決獲菩提；依吾行者，定證妙果。聽吾偈曰：

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萌；頓悟華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」

師說偈已，曰：「其法無二，其心亦然。其道清淨，亦無諸相。汝等慎勿觀靜，及空其心！此心本淨，無可取捨。各自努力，隨緣好去。」爾時，徒眾作禮而退。

大師，七月八日，忽謂門人曰：「吾欲歸新州，汝等速理舟楫！」大眾哀留甚堅。師曰：「諸佛出現，猶示涅槃；有來必去，理亦常然。吾此形骸，歸必有所。」眾曰：「師從此去，早晚可回。」師曰：「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」

又問曰：「正法眼藏，傳付何人？」師曰：「有道者得，無心者通。」又問：「後莫有難否？」師曰：「吾滅後五六年，當有一人來取吾首。聽吾記曰：

頭上養親，口裏須餐；遇滿之難，楊柳為官。」

又云：「吾去七十年，有二菩薩從東方來，一出家，一在家，同時興化，建立吾宗；締緝伽藍，昌隆法嗣。」

問曰：「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，傳授幾代？願垂開示。」師云：「古佛應世，已無

數量，不可計也。今以七佛為始，過去莊嚴劫，毘婆尸佛、尸棄佛、毘舍浮佛；今賢劫，拘留孫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葉佛、釋迦文佛，是為七佛。

今以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。

第二、阿難尊者。

第三、商那和修尊者。

第四、優波毬多尊者。

第五、提多迦尊者。

第六、彌遮迦尊者。

第七、婆須蜜多尊者。

第八、佛馱難提尊者。

第九、伏馱蜜多尊者。

第十、脇尊者。

十一、富那夜奢尊者。

十二、馬鳴大士。

十三、迦毘摩羅尊者。

十四、龍樹大士。

十五、迦那提婆尊者。

十六、羅睺羅多尊者。

十七、僧伽難提尊者。

十八、伽耶舍多尊者。

十九、鳩摩羅多尊者。

二十、闍耶多尊者。

二十一、婆修盤頭尊者。

二十二、摩拏羅尊者。

二十三、鶴勒那尊者。

二十四、師子尊者。

二十五、婆舍斯多尊者。

二十六、不如蜜多尊者。

二十七、般若多羅尊者。　二十八、菩提達摩尊者。　二十九、慧可大師。

三十、僧璨大師。　三十一、道信大師。　三十二、弘忍大師。

惠能是為三十三祖。從上諸祖，各有稟承。汝等向後，遞代流傳，毋令乖誤！」

大師，先天二年癸丑歲，八月初三日，於國恩寺齋罷，謂諸徒眾曰：「汝等各依位坐，吾與汝別。」

法海白言：「和尚留何教法，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？」

師言：「汝等諦聽！後代迷人，若識眾生，即是佛性；若不識眾生，萬劫覓佛難逢。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，見自心佛性。欲求見佛，但識眾生；只為眾生迷佛，非是佛迷眾

生。自性若悟，眾生是佛；自性若迷，佛是眾生。自性平等，眾生是佛；自性邪險，佛是眾生。汝等心若險曲，即佛在眾生中；一念平直，即是眾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自若無佛心，何處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！外無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萬種法。故經云：『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』吾今留一偈，與汝等別，名自性真佛偈。後代之人，識此偈意，自見本心，自成佛道。」

偈曰：

「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見三毒是魔王；邪迷之時魔在舍，正見之時佛在堂。
性中邪見三毒生，即是魔王來住舍；正見自除三毒心，魔變成佛真無假。
法身報身及化身，三身本來是一身；若向性中能自見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
本從化身生淨性，淨性常在化身中；性使化身行正道，當來圓滿真無窮。
婬性本是淨性因，除婬即是淨性身；性中各自離五欲，見性剎那即是真。
今生若遇頓教門，忽悟自性見世尊。若欲修行覓作佛，不知何處擬求真？

若能心中自見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；不見自性外覓佛，起心總是大癡人。頓教法門今已留，救度世人須自修；報汝當來學道者，不作此見太悠悠。」

師說偈已，告曰：「汝等好住，吾滅度後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！受人弔問，身著孝服，非吾弟子！亦非正法！但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無動無靜，無生無滅，無去無來，無是無非，無住無往。恐汝等心迷，不會吾意，今再囑汝，令汝見性。吾滅度後，依此修行，如吾在日。若違吾教，縱吾在世。亦無有益。」復說偈曰：

「兀兀不修善，騰騰不造惡；寂寂斷見聞，蕩蕩心無著。」

師說偈已，端坐至三更，忽謂門人曰：「吾行矣！」奄然遷化。於時異香滿室，白虹屬地，林木變白，禽獸哀鳴。

十一月，廣、韶、新三郡官僚，洎門人僧俗，爭迎真身，莫決所之。乃焚香禱曰：「香煙指處，師所歸焉！」時香煙直貫曹溪。十一月十三日，遷神龕併所傳衣缽而回。

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，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。門人憶念取首之記，遂先以鐵葉漆布，固護師頸入塔。忽於塔內白光出現，直上衝天，三日始散。韶州奏聞，奉敕立碑，紀師道行。

師，春秋七十有六，年二十四傳衣，三十九祝髮。說法利生三十七載。得旨嗣法四十三人，悟道超凡者，莫知其數。

達摩所傳信衣，中宗賜磨衲寶缽，及方辯塑師真相，并道具等，主塔侍者尸之，永鎮寶林道場。流傳壇經，以顯宗旨。此皆興隆三寶，普利群生者。

師入塔後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，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，眾僧驚起，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。尋見師頸有傷，具以賊事聞於州縣。縣令楊侃、刺史柳無忝得牒，切加擒捉。五日，於石角村捕得賊人，送韶州鞫問。云：「姓張，名淨滿，汝州梁縣人，於洪州開元寺，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，令取六祖大師首，歸海東供養。」柳守聞狀，未即加刑。乃躬至曹溪，問師上足令韜曰：「如何處斷？」韜曰：「若以國法論，理須誅夷；但以佛教慈悲，冤親平等，況彼求欲供養，罪可恕矣。」柳守加歎曰：「始知佛門廣大。」遂赦之。

上元元年，肅宗遣使就請師衣缽歸內供養。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，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缽；七日，敕刺史楊緘云：「朕夢感『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卻歸曹溪』，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。朕謂之國寶，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。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，嚴加守護，勿令遺墜！」後或為人偷竊，皆不遠而獲，如是者數四。憲宗謚「大鑑禪師」，塔曰「元和靈照」。其餘事蹟，係載唐尚書王維、刺史柳宗元、刺史劉禹錫等碑，守塔沙門令韜錄。

宋太祖開國之初，王師平南海。劉氏殘兵作梗，師之塔廟，鞠為煨燼，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，一無所損。尋有制興脩功未竟，會宋太宗即位，留心禪門，詔新師塔七層，加謚「大鑑真空禪師太平興國之塔」。宋仁宗天聖十年，具安輿迎師真身及衣鉢，入大內供養，加謚「大鑑真空普覺禪師」。宋神宗加謚「大鑑真空普覺圓明禪師」。本州復興梵剎事蹟，元獻公晏殊所作碑記，具載。以後宋宗加謚「廣照」，肉身迨今猶存。

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終

跋

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，皆大乘圓頓之旨。故目之曰「經」。其言近指遠，詞坦義明，誦者各有所獲。明教嵩公常讚云：「天機利者得其深，天機鈍者得其淺。」誠哉言也！余初入道，有感於斯。續見三本不同，互有得失，其板亦已漫滅，因取其本校讎，訛者正之，略者詳之，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。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。

按察史雲公從龍，深造此道。一日，過山房，睹余所編，謂得壇經之大全，慨然命工鋟梓，頒為流通。使曹溪一派，不至斷絕。或曰：「達摩『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』，盧祖『六葉正傳』，又安用是文字哉？」余曰：「此經非文字也，達摩單傳直指之指也。南嶽青原諸大老，嘗因是指以明其心。復以之明馬祖石頭諸子之心。今之禪宗，流布天下，皆本是指。而今而後，豈無因是指而明心見性者耶？」問者唯唯，再拜謝曰：「予不敏，請併書於經末，以詔來者！」至元辛卯夏，南海釋宗寶跋。